
四福音的歷史價值

蕭德淵 著

周士良 譯

上海教區主教 龔 准

山陽印書館出版

四福音的歷史價值

“H. Coathalem: La Valeur historique des Évangiles”



緒論

古今研究耶穌的著作，積如丘山，歷史上沒有一人能 and 耶穌比擬。有關耶穌的史料，就算單詞片語，也經學者蒐集研究，推求其意義，確定其價值，兩千年中從未間斷過。

史料中，最重要的，當然推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所撰四福音。四福音問世時，天主教就奉為經典。以後學者對於四書的重視與研究，也超過任何古書。到了現代，非但每年，差不多每月有研究福音的新書出版，或訂正文字，或考勘史實，或發明大義，學者好似都感受四福音的吸引力，欲罷不能。

四福音為何能歷久常新，超越任何古書呢？

四福音雖然只有薄薄四卷，但影響世界之深且鉅，實無與倫比。四書所載，確是世界的福音，爲世界開闢了新的道路。只消看歐美世奉天主教的國家，其制度習俗，完全被福音滲透，深入骨髓。

但過去的事實，還不足以說明福音的全部價值。爲何現代世界各地還諷誦不絕，爲何學者還鑽研不輟？研究福音，總和研究其他古籍不同，無論有無信仰都如此：這是事實。第二世紀初年天主教的殉教烈士依納爵說：『我讀福音，如親炙耶穌。』十九世紀一反宗教史家 David Strauss 以爲：誰說研究福音，和研究其他古書一樣，這人一定神志不清。

原因是福音關係着人類的命運，福音自稱揭示人生的意義，人人都該接受，福音指出每人行爲的是非邪正，你在討論福音的價值時，同時就受福音的裁判。

那末研究福音時，能不能抱鎮靜，客觀，公正的態度呢？當然能够，對於上述的理由，誰都有抉擇的自由。至少這些理由可以說明福音問題的重要性。

△四福音所引起的問題▽

研究一本古代史書，最先一定提出這書的真偽問題。所謂真偽問題，包括作者與

傳本兩項：第一作者問題，便是一書題某某撰的，是否確實出於這人手筆？第二傳本問題：假定作者親撰本書，該書如何流傳至今，中間有沒有經過後人刪改竄亂？撰人與傳本問題解決後，對於歷史性的著作，還應該提出第三個問題，便是書中所述各節，是否事實，或出於作者杜撰：這是歷史價值問題。

對於古代任何史書，都可以而且應該提出這三個問題，福音也是歷史性的著作，當然也應該提出。況且由於四福音的關係重大，其撰人，傳本，與內容的真偽更應該研究清楚。

再進一層，這三個問題，還可以天主教信徒的立場提出，或以一般讀者的立場提出。天主教信徒，根據教會的指示，估定福音的價值，因為信徒知道教會對於信仰問題，有特殊領導，不會錯誤。假使以一般讀者的立場提出，該用純粹歷史的攷證法，研究福音的撰人，傳本與內容，和研究其他古代史書一樣。

本文是以一般讀者的立場，研究四福音的歷史價值。換言之，完全以科學方法，鑑別四福音的真偽：四福音題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四人撰，是否四人親撰？傳世的四福音是否未經後人竄亂，內容與祖本是否符合？四福音所載耶穌一生言行，是否真實的歷史，或出於作者虛構？對於這三個問題，是否能找到確切的證據？

(一) 四福音的作者

四福音的作者問題，將在四福音概論中分別討論，本文僅作一扼要而綜合性的研究。特別羅列近數十年考古學上的新發現，作爲補充。

現在先從四福音的關係說起。四福音成書問世，天主教就列爲聖經，事見於教中史乘。古代教會，距宗徒時代未遠，宗徒遺訓，猶歷歷在耳，當時除四福音外，尙有僞福音多種行世（註一），教會獨取瑪竇等四福音，認爲四書來源，確無可疑，四書有同等價值。

第四世紀初，教中學術宗師奧斯定稱，四福音不過是同一福音的四編。第三世紀大儒阿利振（Origen）說：『福音惟一，而由四人分別纂錄。』第二世紀高盧（今法國）里昂城主教依肋納（St. Irenée）也以四福音爲同一福音的四種傳本。古代教會，無論東方或西方，持論完全相同，絕無異議。而依肋納可以爲代表，依肋納見聞博洽，遠於教中掌故，和宗徒門下弟子有直接關係，從依肋納可以上溯到第一世紀。

因此四部福音早已合爲一集，不與其他僞福音並列。十餘年前（一九三三—一九

三六）學者在埃及沙漠中發掘出大批紙草紙寫本，這事曾轟動世界。寫本中，有一本錄現傳的四福音與宗徒大事錄（現名 *Chester Beatty* 本）。這些寫本屬於第三世紀上葉。可見第三世紀四福音已經合訂，不與其他偽書屬雜。此外，第二世紀後期東方學者泰喜安（*Tatian*）曾將四福音合併爲一，不錄僞福音。書有傳本，但一九三三年，學者在今伊刺克的幼發拉底河西岸 *Doura-Europos* 城故墟中得泰喜安所輯「四福音合編」的抄本，該本寫於二二〇年前後，距原著僅差數十年。

一九三五年，又有一批寫卷出土，其中有與福音有關的殘卷多種，現藏英不列顛博物館，已經印行問世（收入 *Egerton* 叢書中）；照專家的考定，當寫於一五〇年前。這些殘卷文字，大都出自四福音。這一發現證明第二世紀上葉，四福音在教會中已經有特殊地位，傳抄流佈。

同年又有一極有名的發現，可以證明上節的結論。發現的是第四福音的殘卷（共存第十八章，三一至三三節又三七，三八兩節，現名 *John Rylands* 殘卷），該殘卷與其他寫卷同時在埃及南部出土，學者考定，應寫於一三〇年左右。可見這時第四福音非但已經成書，而且已經從小亞細亞傳至埃及。古代書籍的傳布，遠不如現代迅速，

抄寫流傳必須經過相當時間，則第四福音的成書，最晚應在第二世紀初年或第一世紀末年。這和教中舊說，若合符節。前三福音既然比第四福音早出數十年，也與古書所載暗合。

這些新發現的價值，至爲明顯。現在我們能根據古寫本，證明教中舊說的可靠，確定四福音，尤其是第四福音的成書時期，三十餘年前，德唯理派史家 Harnack 說過一句極有名的話：「我們現在逐漸退回到傳統的位置上。」這句話，對於天主教的起源史，現在更確切不移。數十年來考古學上有關福音的新發現，沒有一次和教會舊說衝突。過去學者對於四福音，尤其是若望福音的成書時期，各逞臆測；想出了許多學說，寫了許多宏論鉅著，只消小小一方寫卷出土，便把它們全部推翻！

讀者或許要說：上面一段只說明福音的成書時期，與撰人問題並無關係。其實不然，過去學者所以主張第四福音成於第二世紀中葉，前三福音成於第一世紀末年，目的在推翻教會舊傳瑪竇等撰福音之說。假使若望福音真的成於第二世紀中葉，前三福音成於第一世紀末，這時瑪竇等早已去世，教會舊說不攻自破，則四福音是教會假托的偽書，書中文字自然可疑。現在證明第四福音至遲寫於第二世紀初年，前三福音早出

數十年，瑪竇等四人尚在人間，假使古書說他們編纂福音，我們便沒有懷疑的理由了。

況且，揆之情理，瑪竇若望等編纂福音一事，極有可能。天主教初期信徒，對於宗徒的尊敬，無以復加；瑪竇，若望是親炙耶穌的宗徒，瑪爾谷，路加也是伯多祿，保祿兩大宗徒的親信弟子，四人所撰福音，自然能得信徒的珍視。當時除瑪竇四人外，尚有多人記錄耶穌的言行（見路加福音一章一，二節），但資望不足，時人不予重視，都散佚不傳。總之，假定四福音確是瑪竇四人手訂，則四福音所以在古代教會佔獨特地位，完全合乎情理。反之，則四福音之能單獨流傳，成為沒法解釋的啞謎了。

以上不過說明瑪竇等撰福音的可能性。現在進一步，證明四福音確實是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四人的作品：

研究古史，鑑別史實的眞僞，第一步是蒐集史料，進而推求各種史料的來源，是否出於作者親身經歷，或本之舊聞，假使轉述舊聞，則來源是否可靠，最後綜合比較，參稽異同，然後能確定眞僞。假使各種記載完全一致，而且相互間，並無直接關係，不致以訛傳訛，則該一史實自然確實可信。這是考證古史的基本原則，如反對這原則，則古史的眞僞，無法辨別，只能懷疑一切。

對於四福音的作者問題，我們也應用這原則。教中古籍，論福音作者，都說是瑪竇，瑪爾各，路加，若望四人，數百年中。絕無異議，可以一直上溯到第一世紀。

從第二世紀末年起，就有明白清楚的記載；小亞細亞，埃及，羅馬，高盧，阿非利加，東西各地的名學者，如柏比阿斯，依肋納，忒滔良，克力門，剌利振（註二）；持論完全一致。

各人都稱祖述前一代舊聞，便是直接傳自宗徒，或宗徒門下弟子，傳授之跡，聯綿不絕。

況且當時教會恪守傳統，雖枝節之微，也不敢有所改易。福音作者問題，關係重大，如各書所論，違反事實，一定有人揭發其錯誤。各地教會當局，都保持緘默，間接承認福音作者確是瑪竇等四人。因此學者筆下，僅偶然標出，他們認為這事衆所周知，不必詳細論列。

古書的記載，窮委探源，一直可以追溯到福音成書的時期。這一證據的堅強有力，誰也不能否認。誰反對這證據的價值，等於推翻歷史科學的基礎。

我們可以同時的教外著作作一比較。如第一世紀末年的希臘史家波盧塔克，(Plu-

tarque) 猶太史家夫雷維約瑟 (Flavius Joseph)、羅馬史家塔西佗 (Tacite) 的著作，所有證據遠不如四福音，學者對於三人的著作，認為真偽絕無問題，則對求四福音作者，更無反對的理由。因此站在史學的立場上，四福音之成於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四人，是確無可疑的事實。

細釋四書文字，也證實上面的結論：

讀第一福音，可以看出作者非但是猶太人，該是十二徒之一，而以瑪竇最適宜。第二福音作者，也該是猶太人，書應寫於拉丁區域，而敘事方面，代表伯多祿的立場，則瑪爾谷最合理想。第三福音與宗徒大事錄是一人手筆，作者該是保祿門人，而且書中有幾段文字暗示作者長於醫道，這些條件完全與路加相符。至於第四福音，也該是猶太人的作品，書中所述，都是作者親身經歷，作者不但是十二徒之一，而且是耶穌的得意弟子，則若望具備這些條件。

總之，埃及沙漠中發現以古寫卷，證實教會關於四福音成書時代的舊說，四福音的文字也與古書所論符合。站在科學的立場上，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四人撰定福音一事，絕對沒有置疑的餘地。

(二) 四福音的流傳

四福音的作者已經確定：第一福音是宗徒瑪竇所撰，第二福音是伯多祿的門人瑪爾谷所撰，第三福音是保祿的門人路加所撰，第四福音是耶穌愛徒若望所撰。四人編纂福音，距今已兩千年。四書如何流傳，兩千年中是否沒有經人剛改竄亂？現行的四福音是否與瑪竇等所著原本相合？關於這問題，不必多所論列。現代學者，不論教內教外，都承認傳本完整，與原本內容符合。

一，現存最有名的鈔本：『梵蒂岡本』與『西奈山本』（註三），二本都屬於第四世紀，和現代傳本校勘，內容完全相合。而二本和第四世紀通行的本子也一定相合。古代聖經學家如第三世紀的柯利振，第四世紀的熱羅尼莫，都認為當時流行的本子出於作者原本。

二，現行的辣丁文譯本，是第四世紀熱羅尼莫訂定的。熱羅尼莫曾參攷各種抄本與譯文，可以上推到第二世紀，當時學者都承認第二世紀的本子，就是宗徒時代流傳下來的本子。

三，此外學者還用各種古譯本，古書徵引的文字，最近發現的殘卷，和現代傳本校勘比較，也證明傳本完整可靠。

（按一九四七年，在巴力斯坦，死海附近一山洞中發現許多古寫卷，都藏甕中，所以能歷久不毀。其中有舊約希伯來文『以撒依先知書』全書。這些寫卷都是紀元前二百年的古物，比現行的希伯來文本以撒依書早一千餘年。比較兩本文字，並無出入，證明古代教會如何保存聖經，間接也證明教會決不私自刪改福音。）

古代天主教信徒——非但學者，就是一般信徒——都諳熟福音。信徒集會時，必朗誦福音。第四世紀奧斯定致熱羅尼莫書中述當時 *Ordo* 城一教堂中，信徒相聚，讀福音時，讀者以一同義字替代福音原文，聽衆嘩然，指出其錯誤。奧斯定還說阿非利加教會欲將聖歌中 *Flori* 一字改爲 *Floribit*，二字都是動詞 *Florere*（繁盛）的未來式，以文法言 *Floribit* 爲正格，但信徒一致反對，遂作罷論。從此可見信徒如何重視福音文字，雖然一字之微，也不許人擅自改易。

以上所列證據，不過其筆瑣大者。校讐聖經的學者都承認現行的四福音，不但大體上，就算細節方面，也完全和原文符合。這是學者的公論，不論教內教外，不論用

什麼方法，所得的結論，並無差異。

關於這一點，沒有一部古書，能和四福音相比。如傳世的古希臘名著，現有的抄本和作者相差的年代：亞理斯多德的著作，抄本與作者相差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年，柏拉圖的著作相差一千三百年。中國古籍，更遑乎其後，宋以前的鈔本，除敦煌發現的寫卷外，絕無流傳，宋刊本已經如鳳毛麟角。反之，現存四福音完整的鈔本，距作者僅差二百五十年，至於零星殘卷，有的和祖本相差不過數十年。

因此，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我們可以說現傳的四福音完全保持瑪竇等所著原書的真面目。

(三) 四福音的歷史價值

我們已經確知四福音流傳至今，完整不失。現在要問四福音與歷史有什麼關係？書中所述是否事實？四書是否有歷史價值？這是研究福音的中心問題。許多人所以反對福音是瑪竇等所撰，主張四書出於後人僞托，目的只在推翻福音的歷史價值。

△問題的範圍▽

問題是書中所記耶穌一生言行，是否根據客觀的事實？我們不管有否信仰，只要不抱成見，能否純粹用科學方法證明？

因此我們先該認清問題的範圍。

證明福音的歷史價值，該證明福音不是出於作者虛構，也不是虛實參半的著作。福音不是中國筆記小說一類的著作，可能以一些事實為背景，加以附會發揮，或純粹出於作者想像杜撰。我們該證明福音所載一切，完全是實錄。

福音有歷史價值，不是說瑪竇等照古代或現代修史的體裁編纂福音，或用年譜式，將耶穌生平，按年月分行記錄，或用傳記體，對於耶穌的身世，個性，思想，言論，行事，有條不紊，分別論述。修史的方式，各不相同，一專家寫史當然和一普通人寫作不同。但這是技巧問題，與歷史價值無關。一書的有否歷史價值，在乎作者是否記錄客觀的事實。

此外，我們還該注意一點，作者著書時能有特殊的目的，目的本身與歷史價值並不衝突，相反，為達到目的，有時更需要以歷史價值為基礎。假使瑪竇等撰福音的用意，是以事實證明耶穌的神聖使命，當時讀者中，有許多人曾親見耶穌，對於耶穌曾

懷敵意，瑪竇等下筆時，更不敢苟且。敘事力求忠實，否則讀者立刻會揭發其錯誤，論證全部推翻。因此福音作者越想在宗教方面獲得預期的效果，越不敢歪曲事實，以免讀者的指摘。

問題的範圍確定後，為何學者的解答不一致，甚至對立呢？一直到十九世紀，學者對於福音的評價，毫無異議，而百餘年來，為何有許多學者堅決反對福音一部分文字的價值？

他們反對的理由，並不直接屬於史學範圍。現代史學非但沒有推翻福音價值的科學基礎，反而證明這基礎的穩固可靠，和證明福音作者及成書時期的傳統舊說一樣。

學者反對福音的歷史價值，並不根據史學，而以哲學為出發點：『否認超自然靈蹟的可能性』。他們在研究福音前，先已定下『靈蹟不可能』的原則。因此福音中凡發明『耶穌基督是天主』的文字，和所述耶穌一生靈異事蹟，早已註定在屏棄之列。

這原則，他們都已明白提出：如 Strauss 說：『我們該「先天」排斥靈蹟的可能性。』Renan 說：『一切超自然的事蹟，都該剔除，這是我們的原則。』Reuss 說：『我事先告訴讀者，所有靈異事蹟，我一概不錄。』Delitzsch 說：『為我們第一條原

則是：神的啓示，即使不是荒誕不經，至少也絕不可能。」其他學者，如 Loise，都有類似的論調。

誰承認這原則，在研究福音前，早已否認福音的歷史價值。假使「先天」否認靈蹟的可能性，那末不是根據科學方法，而是根據哲學的假定，該說福音所述耶穌的靈蹟，都不可置信，不是作者自欺，便是存心欺人。

說得更清楚些，這一派學者的立場是如此：既然耶穌不能是神，不會有靈蹟，爲何福音作者把耶穌寫成神，敘述靈蹟？既然福音上的耶穌不能是實在的人物——因爲該承認超自然，而超自然決不可能——爲何作者定要如此描寫？

百餘年來，這一派學者，千方萬計，尋求答案，各種學說此起彼仆，互相排擠，都不能打通最後難關。福音所述耶穌一切，彼此銜接，如天衣無縫，割裂一部分，則耶穌變成一不近人情的怪物。因此或全部接受，或全部推翻。少數學者，如 Couchoud，覺得無法可施，便走入極端，根本取消福音問題，否認耶穌的存在。但這種論斷，絕對站不住，就算攻擊福音歷史價值最激烈的學者，也一致反對：否認耶穌的存在，等於否認第一世紀猶太的存在，等於說天主教憑空而來，沒有起源！

其實這些學者僅錯了問題，或更好說，他們提出一個錯誤的問題，沒法解答的問題。等於一科學家實驗時，所得結果與自己的學說相反，便說：『既然我的學說不會錯，對於實驗的結果，該求相反的解釋。』除非他改正學說，否則決不會找到滿意的答覆。照理，這科學家該說：『既然實驗的結果和我的假說相反，可見我的假說不對，應該修正。』

或等於一歷史家說：『成吉思汗出身微賤，必不能成為歷史上威震歐亞的大英雄。史書的記載該另求解釋。』結果一定白費心機，因為他的前提已經錯誤。這位史家該說：『既然古史的記載，信而有徵，成吉思汗一身豐功偉業，都是事實，一切疑議，應該打倒。』

對於四福音也如此，問題不是『既然耶穌不能是神，不能有靈蹟，福音的記載，我們該另求解釋。』問題是：『福音的作者承認耶穌是神，敘述耶穌一生靈異。我們該研究書中文字是否可靠。假使我們能證明四福音是實錄，便該承認這些事實。』因此先該作歷史的考據，然後再研究事實的可能性。假使程序顛倒，便犯了不科學，唯心論的毛病，便是以主觀的立場，改變科學方法，抹殺客觀事實。

△如何用科學方法研究福音的歷史價值？▽

研究福音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古代其他史書一樣。

要確定一書的歷史價值，該研究三點：（一）作者對於書中所述的事蹟是否有完全而正確的認識；（二）作者寫書的態度是否忠實；（三）再用同時的史書或史蹟，參驗比觀，是否相符。

作者假使有可靠的史料來源，不致以訛傳訛，便有寫書資格；作者假使態度忠實，不會作偽欺世，則著書的目的，在寫歷史。

假使作者確實有著述傳世，而書中文字又有古書古蹟發明印證，則本書應列為信史，我們對它沒有懷疑的理由。這是鑑別史書內容真偽的主要原則。我們估計四福音的歷史價值，也以這三原則為基楚。

△福音的史料來源▽

瑪竇，瑪爾谷，路加若望，撰福音時，對於耶穌一生是否有正確的認識，不致襲偽踵謬，貽誤後人？關於這一節，顯而易見，絕無問題。

瑪竇若望是耶穌門下宗徒，耶穌傳教時，二人常在左右，寸步不離。瑪爾谷與伯多祿同事，路加與保祿同事，二人與其他宗徒也有接觸，而且久居耶路撒冷羅馬，極易向親見耶穌的人，詢問採訪。

因此四福音所記一切，或爲作者親歷（瑪竇，若望）或得之於親見其事者（瑪爾谷，路加）。所謂「親歷親見」，並非漠然的局外人，而是與耶穌休戚相關的弟子。他們崇拜耶穌，服膺耶穌的教誨，不惜爲耶穌犧牲性命。因此耶穌的一言一行，都銘心鏤骨，終身不忘，如子女追思父母的音容。

當然福音不是耶穌生時門下所作筆記；耶穌卒後數十年，福音纔編定成書，但時間並不減削內容的正確性。

福音所記，都是衆所週知的公開事實，保祿說：「我們所述一切，不成於窮鄉僻處。」（宗從大事錄廿二章廿六節）耶穌的行事，靈異，不論親仇都知道，福音問世時，讀者中不乏目視耶穌的人，假如福音文字不合事實，他們一定不會輕易放過。

至於耶穌的言論，也極易憑各人的記憶而追錄。雖然字句上不一定完全直錄耶穌的原語，至少意義方面不會有出入。

我們都知道古人——尤其是猶太人——的記憶遠較我們發達，口口相傳，等於現代的書本。兒童教育以背誦為主。舊約耶肋米亞先知書，先經過二十二年口授，然後筆錄成書。可蘭經的成書經過也如此。當時猶太法師稱，好弟子該一字不易傳述師訓，如瓶之盛水，不漏涓滴。

猶太習俗，專尚記憶；耶穌的門人，崇拜耶穌無以復加，對於耶穌的遺訓，當然終身諷誦。況且耶穌談話，也常用對偶，韻律，鏗鏘如詩歌，極易記憶。宗徒傳教時一定反覆申述，更不致遺忘。此外福音成書時已經有零星記錄，可資參攷（見路加福音一章一，二節）。

結論：綜觀福音作者與耶穌的關係，耶穌言行的性質，猶太人的習尚，作者對於史料的搜集鑑別，絕無困難；瑪竇四人具備寫耶穌傳的全部條件。

△福音作者敘事的態度▽

上節證明福音史料來源的可靠。現在我們進一步證明瑪竇等寫作的態度，絕對忠實，決不會改變事實。詳考四書文字，灼然可見。現代學者，就算反宗教的學者，也

大部分承認這一點。

福音作者沒有作偽的理由：假使瑪竇等故意捏造靈蹟，爲他們毫無利益，反而增加外人的仇視。他們也不會爲提高耶穌的地位而歪曲事實的真相，因爲這和耶穌的精神背道而馳，耶穌要人『是是非非，』直道而行；耶穌去世前還諄諄囑咐弟子恪守自己的教訓，不得違犯。

但這些理由都是消極的。進一步說，瑪竇等著書的目的，絕對需要敘事的忠實。瑪竇撰福音，本爲巴力斯坦的猶太人，用意在證明耶穌卽默西亞而天主，反駁園內經師法利塞黨人的誣蔑。大部分讀者曾親見耶穌傳教經過。瑪爾谷則直敘耶穌生年，使讀者自然看出耶穌是天主。路加若望福音的目的也大致相同。

爲達到這目的，敘事方面絲毫不能含糊，該絕對忠實。四書的論證，以耶穌的言行爲基礎，成書時（至少前三福音）讀者無論反對贊成，大都曾親見親聆耶穌。在這種情形下，假使四福音所載，有與事實不符，必致招讀者的攻擊。則四福音非但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反而給敵人譏議的機會。

退一步說，瑪竇等就算要作偽，捏造耶穌一生事蹟，發明高妙絕倫的學說，也沒

有這種能力。我們只消把『宗徒大事錄』上宗徒的談話，和福音上耶穌的談話作一比較，二者有天壤之別。耶穌的談話，明白清楚，人人可解，同時却高深莫測，意義無窮，其感人之深，無法形容。假使福音出於瑪竇等四人偽造，則瑪竇等的學識，該超過古今任何大思想家，考瑪竇四人身世，決不能有這種造就。此外福音所表現耶穌的個性，也空前絕後，除非實有其人，瑪竇等決不能憑空想像。

總之福音作者有正確的史料，著書的態度也絕對忠實，爲他們的利害計，不敢作僞，而且也沒有作僞的能力。

最後一個問題：四福音大體而論，真實可信，但作者下筆時，可能不自知地，潤色渲染，使耶穌變質，換言之，瑪竇等可能照自己的理想，刻劃耶穌的個性行事！

這一個問題，比較微妙，但四福音本書也給我們一極清楚的答覆。瑪竇等編纂福音時，天主教已經有相當發展，但四福音所反映的，決不是成書時的天主教，而是天主教的原始狀態，一現代史家所謂：『天主教的先史階段。』

福音寫定時，宗徒們早已因聖神降臨而澈底改變，信心堅定，明銳敢行，但福音上的十二徒，完全不同，意志薄弱，固執不化，成見極深；換言之，完全是耶穌傳教

時宗徒的眞面目。福音成書時，信徒們心目中的基督，是在天上，與「父」同享尊榮的基督，我們讀保祿書信，都有此印象。但四福音中，基督的天主性，隱而不顯，基督逐漸透露出自己的天主性，換言之，完全是傳教時的基督。

四福音所載耶穌的言論，所列耶穌的仇敵也如此：耶穌的談話，完全保留原來面目，未經剪裁，切實具體，針對環境；而前三福音成書時，即紀元六十年後，天主教義已經有組織，有系統。當時阻撓教會發展的，是猶太籍守舊信徒，諸斯派異端徒，外邦人士；而福音僅列猶太經師，法利塞黨，撒杜塞黨，黑落德黨。這種例子，多不勝舉。若望著書時（第一世紀末年）的巴力斯坦，和耶穌生時的巴力斯坦，迥乎不同，而第四福音完全反映出耶穌時代的巴力斯坦。

從此可見四福音作者，對於所述的人地事物，絕對沒有照自己的理想，有所改易，四人純粹以客觀的態度，據事直書；即使能引起讀者的誤會責難，也絕不措意。

（四）福音歷史價值的旁證

四福音內容的正確客觀，既如上述，其歷史價值，已可列爲定論。現在再以四福音相互比較，以猶太史地參驗徵信，兼列古代天主教會的論斷，作爲旁證。

△四福音互證▽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頤利圖 (Heraclite) 說：各種史料，表面歧異，暗中符合，比了完全而明顯的調協更可取。因為後者表示史料間有直接關係，或互相抄襲，或同出一源；前者不然，作者之間，並無關係；來源不同，而內容一致，一定以客觀事觀為基礎。

四福音亦然，粗看好似有很大出入，實際却融合無間。四人旨趣不同，所用材料各異，極為明顯：如耶穌言行，見於某一福音，而不見於其他三福音者比比皆是；但本質上，四書絕無矛盾抵觸：

(一) 前三福音述耶穌傳教，好似不出加利肋亞一省，最後一週纔南下赴耶路撒冷，其實不然，三福音雖然詳於加利肋亞省內事跡，但暗示耶穌屢至耶路撒冷，以：『耶路撒冷乎，吾屢欲集爾子女，如牝雞之覆翼其雛，而爾終莫之許也』瑪竇福音，廿三—三十七。路加福音，十三—三十四，一語為總括；若望福音後出，補前三福音的不備，特別着重耶穌在耶路撒冷的行事。此詳彼畧，並不衝突。

(二) 讀前三福音，好似耶穌傳教僅歷一載，據若望福音則為兩年半至三年半。

但細讀前三福音：路加福音六章一節之「首次之第二安息日」當指一「巴斯卦節」，而九章之「初次增餅」，當在另一「巴斯卦節」前，瑪爾各福音（六章三十九節）述同一事，謂分坐「青草地上」，亦暗示時節之異。前三福音普通不注意年月，而若望福音特別標出，表面雖有出入，而實際並不矛盾。

（三）四福音述耶穌啓示的步驟，與反對者的態度，由隱而顯，逐漸推進，但前三福音特別注意耶穌談話方式與聽衆印象的嬗變，而若望福音却標出耶穌自始就認清本身的使命與地位。四書敘事的角度不同，本質上並無差異。

（四）四書的旨趣與觀點雖然不同，而所寫人物——不但耶穌本人，其他如施洗若翰，伯多祿，比拉多——其個性與態度雖隨環境而轉變，本質上四書完全一致。

有人覺得若望福音所載耶穌的談話，題材與措辭，與前三福音截然不同，以爲不是前三福音可疑，便是第四福音出於後人偽造。這種論證，不懂心理，他就是違反事實。耶穌向一般民衆，向加利肋亞鄉村漁夫談話（前三福音）和向耶路撒冷城中法師，智識分子談話或論辯（若望福音）當然不一樣。

四福音的用意不同，敘事的角度不同，內容不同，材料來源也不同。但不論從那

一面，將四福音相互比較，決找不出絲毫矛盾。除非四福音都根據同一客觀事實，否則我們沒法解釋四書的異同。

△四福音與猶太史地▽

四福音對於當代地理風土，政制宗教，都有翔實的記載。

福音作者非但列舉在朝帝王和地方要員，兼及巴力斯坦的地理；重要都市外，還提到許多無關緊要的村鎮，說明它們的形勢：如言自某城至某城必經某地，自『加納下行至葛法翁城』，日內撒肋湖闊五十至六十里（約十公里，參閱若望福音六章十九節），伯大尼亞距耶路撒冷十五里（約三公里），西加爾城附近有『雅各伯井』，可以望見迦利星山；耶路撒冷城羅馬總督府，高出平地，前有石砌……

此外，還提到國內政局，黨派的爭執，賦稅制度，通行的猶太，希臘，羅馬錢幣（第一世紀中，屢有更改），法利賽黨的繁文縟節，政教節慶……

上述各種細節，大部與耶穌毫無關係，都可以畧去不提，但作者對於當時情形，瞭如指掌，信手拈出，絕對不怕後人的考勘。

現在學者對於耶穌時代的巴力斯坦認識的愈清楚，愈覺得四福音文字的正确，過去有人懷疑第四福音的描寫，出於作者虛擬，但學者在巴力斯坦發掘的結果，證明第四福音所述各節銖黍不忒，準確程度，出人意意外，譬如：

若望福音四章（五至十一節）稱西加爾城附近雅各伯井極深，一九三四年有人疏浚該井，入地竟達三十密達，可以說是巴力斯坦最深的井。五章言「耶路撒冷之羊門，有池，池四週有五廊」，學者認為五廊之說，過於奇特，疑非事實，但發掘後確實確有五廊。十九章言比拉多判耶穌死刑在府前石壇希臘文爲（Lithostrotes）義爲石砌，希伯來文爲（Gabbatha）義爲高處，晚近發掘耶路撒冷「Antonia」府遺址，得一石壇，與若望所寫完全符合。

總之四福音互相比較，毫無牴牾之跡，再証以當代猶太史地，四書敘事的忠實客觀，更信而有徵。作者偶然插入的史地描寫，反而是全書歷史價值極有力的反證。

△古代天主教與四福音▽

古代天主教對於四福音的價值，從未發生過問題，各地方教會都直接或間接淵源

於宗徒，雖然言語，民族性大相逕庭，但都能恪守宗徒遺規，如第二世紀末年，爲了更改復活節日期一事，小亞細亞教會，堅持宗徒舊制，竭力反對，幾乎釀成分裂。對於四福音的歷史價值，竟然衆口一辭，絕無異議：這一事實的意義，不容忽視。

況且，這時教會尙未明文規定聖經篇目，而各地信徒與教會當局，都自動承認四福音的價值，這種承認並非出於盲從，當時僞福音流行，托名伯多祿，雅各伯，十二宗徒，但立即有人揭發其僞，雖書中文字，荒謬離奇，與四福音比較，眞僞自見，亦足見古人有鑑別的能力，決不致以訛傳訛。

最後，古代教會對於四福音的價值，等量齊觀，不分軒輊，教會雖然稱若望福音，幽贊神明，玄妙絕倫，但並不降貶第四福音的歷史價值。古亞歷山大里亞派學者，專尙微言大義，推崇若望福音，但也承認若望福音所述，眞實可靠，與瑪竇瑪爾谷路加三福音有同等價值。

本文限於篇幅，所舉論證，僅提要鉤玄，不能作詳細的討論，但綜合各種證據，已經可以獲致最後結果：

站在科學的立場上，根據考據學的各項原則，證明天主教『新約』所收四福音，都是實錄，其歷史價值，沒有一部古書能望其項背，如再表示懷疑反對，已經越出科學的範圍。

四福音或成於耶穌門下宗徒（瑪竇，若望），或出於再傳弟子（瑪爾谷，路加），流傳至今，完整不失，書中所叙一切客觀忠實，信而有徵，絕無疑義。

這結論引起了另一嚴重問題，四福音既然是信史，書中敘述一完全真實的人物：耶穌基督；這基督雖然是人，但超群絕倫，曠世一有；這基督自稱為天主聖子，降生塵世普濟衆生，他一生所行靈異，既確鑿有據，證明所言所論，決不會虛妄欺世。則我們對於基督和基督所立教會理應當機立斷，決定取捨：這便是福音作者的希望：

『書此，庶幾爾等篤信耶穌卽基督，天主聖子。能篤信，必得仰賴厥名，以獲永生』若望福音，二十章，三十一節。

註一：如『十二宗徒福音』，『伯多祿福音』，都是第二世紀的偽書。

註二：柏比阿斯(Papias)，小亞細亞希拉波立城(Hierapolis)主教，卒於一三〇——一四〇年間。依納肋稱之爲教中耆老。柏氏曾親見若望宗徒，或至少與宗徒門人相稔，當然熟悉天主教初期故事。

依肋納(St.Irénée)小亞細亞人，生於一三〇年前後（卒於二〇二或二〇三年），與宗徒門人，尤其是聖玻理加玻(St.Polycarpe)過往甚密，屢至羅馬，後任高盧里昂城主教，與各地教會常有書信往返；見聞淵博，恪守傳統，考天主教初期歷史，氏所論述，價值之高，無與倫比。

忒滔良(Tertullien)，非洲北部迦太基人，生於一五〇後，壯年皈依天主教，後不幸流入異端，氏亦博綜教中舊聞。

克力門(Clément d'Alexandrie)，一五〇年左右生於雅典，奉天主教後，週遊希臘，意大利，敘利亞，巴力斯坦各地，於一八〇年前後至埃及亞歷山大里亞城執教終身，卒於二一〇至二一五年間，氏涉獵既廣，自然諳熟教中掌故。

柯利振(Origène)，一八〇年前後生於埃及之亞歷山大里亞城，家世奉天主教，

嘗至巴力斯坦，小亞細亞，希臘，羅馬，埃及，見聞之博，著作之富，世無其匹，爲一代儒宗。氏思想方面，雖多辭論，但篤守教會舊說，曾以教難被繫，不久獲釋，卒於二五三・二五五年間；氏所述古代史實，當可據信。

註三：作者原稿：當然不傳，任何古書，不能例外。但福音古抄本流傳至今者，數量之富，駭人聽聞。

一九三三年德聖經學家 Von Dobschütz 曾作一統計：

(一) 希臘文新約，共四二三五本，鈔本分大寫與小寫兩大類：
大寫本共二〇八本，最有名的是：

『梵蒂岡本』(Codex Vaticanus) 寫於第四世紀；

『西奈山本』(Codex Sinaiticus) 寫於第四世紀；

『亞歷山大里亞本』(Codex Alexandrinus) 寫於第五世紀；

『伊夫梭本』(Codex Ephrenis rescriptus) 寫於第五世紀；

小寫本共二三七〇本，最古屬於第九世紀。

埃及草紙草殘卷，共四十八種，應增新發現的『Egerton, John Rylands』兩殘卷

(第二世紀)和『Chester Beatty』本(第三世紀初年)。

最後有教會禮儀用的節本，共一六〇九本，大都寫於第六世紀後。

(二)除希臘原文本外，尚有各種古譯本，主要有：

第四，五世紀的敘利亞文譯本；

第二，三世紀的拉丁文譯本(在天主教法定的熱羅尼莫譯本前)；

第四，五世紀的愛西屋皮亞文譯本，第三，四，六世紀的哥普特文(埃及)譯本，第四世紀的哥德文譯本，和第五世紀的亞美尼亞文譯本。

(三)古書徵引：如依肋納書中徵引約一千八百次；忒滔良七千次，柯利振一萬八千次，奧斯定約三萬次。

校勘福音時，材料之富，與其他古書有天壤之別。

24

422023